

初任輔導長

防砲連

· 王鳴中 ·

一個周日的上午，搭著于同學的便車，帶著南部兄弟們的祝福，一路北上，去新職報到，越往北走天氣越壞，等過新竹時已經下起了雨，心情也忐忑不安，要去當輔導長了，回到自己的本行，究竟是否能勝任？跟連上幹部、弟兄是否能好好相處？要當一個辦公的輔導長，還是一個與官兵在一起的輔導長？一大堆問題隨之而來。

到了松山機場，才知道我們的營區不在熱鬧的民航站這邊，而在偏僻的濱江街。到了之後，找到連部，是棟很破的小樓房，旁邊還搭了一個鐵棚，部分官兵住在棚內，業務士也都在這邊辦公。

連部雖然房舍破舊，但任務繁重，由於松山機場是軍民合用機場，除了擔任基地的中低空防空任務外，還要負擔部分警衛崗哨。此外我們連與營部、指揮部是同駐營區，除了兩個本部連，我們是唯一的作戰實兵部隊，自然督導、檢查、測驗都落在我們連上，確實比較辛苦。

到了連部，安頓好了，副連長來招呼一下。副連長很有意思，他是陸

軍官校畢業的，後來才知道陸軍官校每年會分發一批學生到空軍防砲部隊。不久沈連長來了，他是空軍官校畢業的，大我四期，寒暄了一下，提到他跟前任輔導長關係很好，希望我們也能相處愉快。

前任學長已經高升到總部任勤務隊輔導長，沒人交接，還好他留下的政戰士，對政戰業務非常熟稔，我趕緊召見他們談一下連上事務。

我就問為何週日大家還這麼忙碌的整理裝備，政戰士說「輔A你不知道嗎？我們十月初下基地啊！」，蛤？那天是八月三十一日，當日最大的新聞是黛妃車禍過世，我想那不是一個月後就要下東港基訓了嗎？再回來都年底了，心想，學長啊！學長，你還真會選時間調差啊！

後來營政戰官通知營長召見，趕快去營小政那邊寫資料，順便問營輔導長呢？小政說受正規班去了，你下基訓前應該見不到。見了營長，營長高大威猛、氣質比較像大公司的高管，看了我的資料就說：「你字那麼歪，是不是不想寫？」



逢年過節的場地布置與活動規畫是輔導長工作項目裡的重中之重，如何透過輕鬆愉快的氣氛，增進官兵同仁對單位的向心與認同，在考驗著每一位擔任輔導長的政戰幹部。

唉呦！我們防警幹部果然講話直接，後來才說因為營輔導長不在，不能給我太多指導，有問題問營部連王輔導長，要下基訓了，請加強官兵心緒，不要有逃兵云云，約談完畢返連，正式上工。

到新單位第一件事，就是要趕快認識人，這叫做「知官識兵」。連士官督導長到排長以下的幹部及士兵都要儘快認識，尤其是槍砲班各有一位槍老大及砲老大，是連長最重視的兩位班長。他們除了負責自己的槍砲外，新進班長、人員訓練及裝備保養，都是他們指導的對象範疇，所以在槍砲班這兩位絕對是呼風喚雨的人物。另外還有連通班，連部班就是參一到參四的業務士還有行政、政戰、兵工、彈藥等職務，大都由大專兵擔

任。通信班就是作戰支援的要角，負責傳遞雷情並標示航跡，讓在砲場指揮的排長知道該往哪裡打。作戰時，連長也需進通信班，協助研判敵情並依長官指示適時下達決心，所以連上每一個人都很重要。

我一方面知官識兵，一面整理業務，幸好前任王學長業務整理得很有條理，上手就比較快；另需準備下基訓的用品，除了中山室帶不走外，幾乎所有政戰類的器材，小到教案大到電視都要帶走。那時電視還是映像管的，二十九吋大大的一臺，還要扛兩、三臺走，移防箱又有限，非常傷腦筋。下基地後要鑑測，還要讀書，簡直快爆炸了，當時我才二十四歲還沒升中尉呢！

雖然，我們很努力地準備，但是也有隱憂，因為隔壁連下基訓，他們的防空罅隙就由我們連派一個排去遞補，等我們人員裝備全裝都回連部時，已經剩不到一個月了，各項整合有點困難，如槍砲操及體能等。另外駐防的幹部管理較為鬆散，甚至發生幹部與士兵賭博產生債務糾紛的事情，所以連上始終不太和諧，但要改變並不是一朝一夕可改的，去基訓或許是個契機，因為專心訓練、心無旁騖，又要跟各連比較，自然榮譽心就會出

現，所以現階段只能等待，礙於篇幅，基訓那一段「另案簽核」，看官等下一篇吧！

基訓回來之後，大家喜氣洋洋，倒不是成績很好，而是休假正常了，生活作息也正常了，老兵真正可以待退了。新兵來了一、二十個，還有志願役士官，老兵又有許多人可以嗑呼了，我也升了中尉。不過當時沒人知道，我是自己去跟小蜜蜂（行動販賣部）買兩個中尉的領章，晚上自己縫上去，連長發現後，連連道歉，搞得反而是我不好意思了。

回到駐地心想總算可以正常休假了，而且服役滿一年假期一個月五點五天變八天，還有外宿真是開心，後來因為當時的戰備規定「每逢佳節必戰備」，以及增加一個據點的原因，這些都成幻影，別說女友連家人都見不到面。後來有天，我去砲場的路上



遭內任輔導連（中）作者
忙苦，雖苦，但因此與官兵培養出深厚的情誼。

，遇到指揮部政戰主任，看到我就罵咧咧的，「你小子厲害啊！來了三個月都沒向我報到」，對喔！那時向營長報到完我就跑了，一直沒去找主任，唉！心想剛回來就黑了，我們的營輔導長也結訓回來了，這位學長高大英俊，嗓門大性子急，不過是位好長官，當然這是多年後才能體會的。

回駐地後發現，大家都鬆懈下來，士兵們小錯不斷的犯，例如脫哨、逾假等，紀律變鬆弛了，本想好好整頓一番，恰逢快過年了，洋溢著一片歡樂的氣氛，此時翻臉也不太好，況且政戰主任也要我們好好辦春節活動，屆時他要來看我們的布置及活動規劃。這些其實都不難，難在除夕夜的晚會及摸彩活動，東拼西湊買禮物的錢只有三千元，那時我們接一線戰備，留守弟兄非常多，除了彩品我跟連長還得自掏腰包，準備紅包犒勞給執勤的弟兄及晚會玩遊戲的獎勵。那個時候連上還沒有第四臺，每週六看〈灌籃高手〉、〈龍兄虎弟〉就是最大的樂趣。我參考了幾個當紅的電視節目，把裡面的遊戲搬上晚會，並著手開始布置、包禮物、準備節目。果然年夜飯吃完後，晚會從蘿蔔蹲開始一直到摸彩，最後全連去向指揮官拜年，非常熱鬧的一個除夕夜。

可是過了幾天，我發現連部老兵都鬼鬼祟祟的不見人影，後來得知，都在庫房裡玩三公。我也不動聲色，請政戰士帶著照相機，我一腳踹開庫房大門，就開始拍照，桌上有牌有錢還有帳冊，就叫他們拿著一一拍照，每個人照完像後，叫他們先寫悔過書，處分等連長回來再說。到了下午老兵們憋不住了，跑來求和，我本意也是嚇嚇他們，警惕一下，不要以為沒人管了，底片還在最好老實點，不然至少關個二十天。

縱使如此軍紀依然不佳，補來的兵大多數有前科，也不好管教，每次向上反映，也沒什麼結果，逃亡事件不斷。另有在保養槍砲時使用砂輪機，沒戴護目鏡，砂輪機爆炸導致阿兵哥眼睛受傷的重大意外，於是我被司令部監察科長約談，好在狀況處置得宜，逃過處分。

那時軍紀扣分扣得很重，每月都要評比，我們的成績始終不好，才想到之前在當排長時，輔導長每天操心東擔心西的，終能體會了。

直到有一天一位志願役下士班長，利用轉診的時候逃亡了。他是新來的班長，約談過後知道他有美工專長，常會找他來出公差，言談之中了解他對學槍學砲並沒有興趣，只想著三

年期滿能存一筆錢出國留學，沒想到人居然跑了。趕緊翻看行李，找到了九封遺書，罵遍所有人。唉呦！事情大條了，逃亡跟自裁可是軍中大忌，立即向上回報，看完遺書心都涼了，死意甚堅啊！還好沒多久傳來，人找到了。跑去臥軌被附近的工人架走，政戰主任運用大智慧把他調到指揮部本部連做美工去了，張主任我敬佩您！其實我其他工作做得不差，每次來督導總是名列前茅，考績也不錯，就是軍紀一直出狀況。問了其他同學，大家都差不多，那時的兵一當當兩年，部隊又注重操課、訓練的確辛苦，我們資源匱乏，能提供的休閒器材也很有限，在營的確苦悶，我們駐地又在臺北花花世界，阿兵哥一出門就會捨不得回來，實在傷腦筋。

正當忙著整飭軍紀之時，上級又指派一個新任務：辦伙。當時同駐營區，只有一個餐廳，指揮部的長官、幕僚跟阿兵哥是一起吃的，指揮官受不了本部連辦的伙食，叫連上出伙委來辦，辦伙本來是副連長的事，副連長去正規班了，排長辦連長不放心，就叫我辦。我每天忙著抓逃兵（那時還有三個在逃），還要開菜單、買菜、驗菜，最可怕的是每天中午用餐時

要坐在指揮官對面，隨時接受他的詢問；「雞是不是買土雞啊？」、「今天菜圃蛋怎麼那麼鹹啊？」唉呦！一餐下來胃都抽筋了。

為什麼我甘願辦伙呢？因為有個秘密任務在進行，就是我要調差了。有一天，總部勤務隊輔導長，也就是我的上一任王學長打電話給我，劈頭就問：「要不要來接我？我要下輔導長了，學長叫我推薦一個來接勤務隊」，我表達強烈意願，他還開玩笑說一句：「不是你優秀，是我只認識你。」真令人傷心。所以辦伙時指揮官有甚麼指示完全配合。搞了半個月，在很少人知道的情形下，慶生會辦完的同時我的調差人令來了。

從最基層的防砲連，直接到空軍最高指揮中心擔任「空軍第一連」的勤務隊輔導長，我滿懷興奮的心情，去總部看看有什麼好玩的人事物。



作者（右）在防警部任職軍
了一年十個月後調任「空軍第一連」的勤務隊輔導長。